濯纓集 地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三

癡軒記

吾友權子汎爲縣三年新其客館之西序而軒之請記於余余告子汎曰先名而後記可乎盍名之曰癡軒子汎請癡之義余笑而不應子汎來不得意久乃敢告之曰王叔癡王椽癡隱德之癡也黠癡妬癡巧者之癡也文而爲書癡武而爲虎癡才絶而癡也斷杯中物者癡了官事者亦癡古之以癡名者不一而子之癡亦不一而足世人慧於辭子獨癡其言發而觸忌世人便於貌子獨癡其動止使人生憎世人巧

於進取得一資而患失之以校理淸班自貶爲僻縣之監此則癡於仕也世人捷於應務臨民則先名奉上則先譽予獨頹然坐嘯齋閣擊豪猾撫鰥寡爲心而拙於催科此則癡於政也世之爲吏者劣者以勞民爲辭視館宇之弊而任其撓壞自著行簡之說辦者峻宇雕墻无不爲已不知爲土木之妖而大馳勤幹之聲予于堤修葺蔽宇旣不爲劣者又不能爲辦者役遊手不欲勞民而反勞心此則作事之癡也合予之癡而扁之於此軒當矣予况曰以癡嘲某則當矣以某之癡辱之於公館則不可曰噫天地間萬物

皆造物主之達而觀之則何物非公若倚著一物則
无非私也苟私之則一縣之物爲六期之私物公之
則一身一家百年之公物耳柳宗元猶能愚柳之溪
今豈不可癡堤之軒乎夫癡者愚之轉也又轉則爲
拙顏之愚柴之愚甯武子之愚皆見稱於孔門而周
茂叔之拙至於刑清弊絶然則以癡名軒非軒之辱
乃軒之榮也得癡縣監造物者亦幸於此軒矣世之
以智巧名者雖欲爲此軒亦不可得矣子沉曰吾將
守癡以終身旣乃告之曰子羔之不徑不竇何如孔
子之微服過宋呂端之糊塗似癡也而其鎖王繼恩

則事君不癡也司馬伯康兄弟脚踏實地平生无僞
而賂葵師以誑族人事親不癡也易尚奇禮尚變古
之賢聖適度而能通此類不一子又不可專守癡也
子況曰吾厭世之巧而欲守吾之癡若子之言未至
於大中而恐吾之癡騃矣余笑曰子誠癡矣子況瞪
目不答倚軒而睡

涵虛亭記

金官古國也多奇迹今府使崔侯強幹爲辦變新燕
子樓凡所以賁飾古國之文物者无所不用其極直
樓之北婆娑塔之南鑿方塘引虎溪之水而匯之築

假島於波心以爲漸臺架屋其上棲茅而亭之橫波設[illegible]今種魚種蓮羅水禽鳧鷺鶬鶴之類而對浮沉焉以小舠載妓樂中流棹歌作凌波之辭侯常邀賓客燕飲而投轄焉人視之若水仙然鏡面澄澄平瀅漫皴樓觀城郭峯巒樹木日星雲物莫不倒影於其中而蘸焉其大半畝而停滀演漾涵混太虛侯請名于左相魚公公以涵虛爲命弘治戊午仲夏予既免艱自道州來冀祖塋暫依于塋傍別墅侯就訪仍邀我入城觀所謂涵虛亭者而記之襄病殘生支離在世山冠野服江湖其適也自以怯城市避囂塵爲辭

辭不獲則請侯送記之侯曰諸水性周流無滯而體則本虛虛故能涵物一有潢潦濁流浮苴漂梗於其流而汩其性則安能涵得如許哉夫人之一心用則動而無窮體則靜而本虛虛故具五德而備萬物天地日月皆吾方寸中物也一有邪思于其方寸則失本體之虛而爽萬事之用應乎心而達乎政莫非汚下矣公餘吏散羣囂頓息岸巾登亭風月雙清水涵虛耶虛涵水耶魚公之命名於是爲稱而崔侯樂之亦知其非常流也請侯默坐靜觀澄其心清其慮以求本體之虛些小查滓不能累吾之胷次由是而天

淵飛躍之妙亦可以理會與賢矣若夫尚清虛文風雅務稱譽於過客則非所知也吾耄且病安能一憑水檻觀天光雲影之徘徊挹其清而尋活水之源乎遂書涵虛之景以歸崔侯侯名某字某某鄉人也家世有分又倅鄉國義不可不書云

二樂樓記

自中原東行向竹嶺其間山水之可樂者不一過黃江壽山西驛行盡清風境踰一岾入丹陽界得長會院按轡其下漸入佳境忽見積石斗起攢峯疊翠迷左右眩東西雖巧曆莫能較也崖闢峽坼一江中注

溶漾藍碧江北岸側之絶險上數百步有城可隱舊名可隱岩予立馬其前煙霧路迷依俙然有爛柯之想惜絶境之無稱肇名之曰丹丘峽由峽而東山益奇水益清行十里峽盡廻首如别佳人十步九顧直東而望赤城無咫尺臨江有步小艇橫渡即下津也泝津而上十里許又有官渡即上津也鐵壁千尋壓崎津流悸予魂莫可攀也創名之曰棲鶻巖津之源出江陵府之五臺縈廻遶谷西走遥遥五六百里雖輕舟莫得窮其泒也返而順流未及下津有泉自南而来舊名南川川之左岸有樓翼然日已暝黒不可

遨遊投郡舘翌日郡守黃侯璘請登遊與攀檻而眺則燕飛而鷄啄鵲噪而客至嶺雲連於上岳秋光抹於錦繡層巒疊嶂環擁乎一樓而南川之流汨瀧於欄楯之下上津之波合沓於林樾之際昨日所役於鞍馬舟楫之上者皆在於杯觴几席之間盖兩眼所収有加於兩脛之所得矣視壁間匪懈堂所扁二樂樓三大字爛然如明月夜光彩不可挹溪山含輝子欣然樂不自支顧謂黃曰惟仁者然後能樂山惟智者然後能樂水三月不違者殆庶幾於仁百世可知可謂智未及於此而徒馳情於山水不幾於自誣乎

夫人莫不具仁智之性而鮮能充仁智之端能充其仁智非吾分外之物體山之靜而不遷體水之動而无滯安一心之德周萬物之變則二者之眞樂吾得而兼之矣侯以安詳之資且達於理便養乞郡旣能仁於其親而教其孝以治一境役鮮少之民賦磽确之土措置得宜能應簿書而供賦征又用餘力於樓臺葺其頹碎而无廢舊貫侯之仁且智可見侯能於此致曲學至於天理流行之極而行其所无事則高山流水乃吾仁智之一體矣侯其勉之哉若弄杯杓醉絃管登眺以爲樂但觀其隱然峙者山沓然逝者

水喜其秀且清而已則又將有理屐窮山如康樂投金磬務如東野而有忝於二樂之義矣凡我同登者盍相與勉之同登者誰花山權君景裕沙熱金君世英并侯弟瑋瑋皆學孔子者也遂以相勉而又勉繼登者於无窮云

靈山縣監申潛生祠堂記

靈山爲縣古矣在新羅爲西火爲尚藥入高麗爲靈山今仍之吾之外曾祖漢城府尹李公暕居之以是吾外族多在縣焉吾先業在清道郡郡距縣僅六十里居近也而多所聞於人因外族而常往來於彼靈

之事吾及得而詳焉歲癸卯夏高陽申侯濬由軍器
主簿求便養出爲是縣聞於人者皆善政也丁未秋
仲氏乞養昌寧以奉老母焉駒孫繼爲晋州學由晋
而覲於昌寧又道也每行拜侯而悅其人之慈祥及
其考滿而去也吾以詩贈之曰琴鶴淸風遠黔黎遺
愛長今君雖捨去他日是桐鄉其秋吾以病辭晋学
家食淸道晨昏之餘常謝俗車杜門端坐一日有客
扣門呼童出應之則靈之士人也延而坐之其言曰
申侯下車推赤心於赤子惠以臨民而莊以莅之威
以御吏而簡以居之賦役平刑罰中廉而能幹不取

諸民而公用足和易使人而令行疾不察察爲明不皎皎爲白侯之爲政無往而不用其極靈之土高亢傍大湖而不可以灌溉稍水旱則先諸邑受害乙巳之災侯戴星躬出入閭閻所以備荒者咸盡其方行賫粥飯遇飢者必哺之如母乳子遠近聞者皆以靈爲歸侯又引青州故事而賑之闔境無一人捐瘠者靡申侯吾其爲枯土久矣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侯之爲政六期其終如初民所以悠久而益不厭且不忍欺者也將受代齎咨涕洟咸願借寇一年而君門九重螻蟻之誠未必能達使鸞鳳久棲于枳棘非爲

申侯計也不若圖侯之像留靈之土春秋盡敬事之懷耳父老共募畫工隨牒訴者入庭竢侯治事使侯不知仰而眞寫出而點校一毫髮不似則更審之如此旬月點化惟肖矣旣上綃粧繢愼密藏之侯旣出且構宇民歡趨之大小各出財力雖鰥夫嫠婦朝夕不謀者亦不惜費合粟布百計乃購材而堂之縣治之東隙地父老又謀久侯之實於玆土當倩文士而記之先使某告于先生竢堂成之日鏤諸板以爲不朽云駉孫起而拜曰子之請重侯之事鉅而吾之筆拙柰不足以張之何子歸而更求諸文學老手仍復

嘆賞久之誦與前日贈侯桐鄉之句曰侯其沒而永
享於茲土如桐鄉也然遺命子孫葬於桐鄉鄉人因
爲之立祠者朱邑也今靈人之立祠靈山思其德耳
申侯不與也思其德而追奉之無以盡其誠則生而
祀之昔魏州民爲狄梁公立生祠則生祠非創於靈
人也益州民爲張房平設畫像則靈人之像申侯亦
可也民將追申侯之德而不可見拜申侯之像而起
其思爾然典刑侯雖去而猶在也以此知靈父老亦
有非常人者矣將子爲謝焉酧而遣之壽以遼東質
正被 召思其不俟駕者而惶遽赴 召於記未遑

也南遷數月靈父老又走書於駟孫曰君子樂道人
之善前之請記懇而不見採非不知更求於他手耶
知申侯者莫君伍也而詳於靈者又莫君若也敢告
請焉予惟我 殿下即位二十年于今勵精民事每
委重於親民之官而奉承者蓋寡今申侯能自拔於
恒品使惠澤下流而入人心之深如此申侯賢矣哉
旣求畫工而圖之又倩文士而記之靈人之心亦勤
矣世之爲吾君牧吾民者可以觀感而爲其民者亦
可以知報德矣按東方之故自三國以來數千年間
名於官者總總也而未聞所謂生祠者國家之盛當

我殿下之時而創見焉亦見其 聖明人才俗化之美也侯字清卿壬辰進士爲人厚重訥而敏善吟詩知讀書蓋其爲治有根本者也於是備書顛末以復焉旣而有問於余曰申侯爲縣無大異於人而得民至此者何也予荅曰立異以爲高君子不取而悃愊無華者眞循吏也遂係之辭曰（立祠靈山之山趍人字）

生我者父母活我者申侯侯之德兮與生敵捨而去兮挽不留侯生而飮食兮何有於祠我去而追思兮無以寓其微衷侯之身兮仕於朝侯之像兮在我堂中

會老堂記

堂以會老名者鄕黨父老之所會也會之何爲飲射讀法無非會也堂在府城之北前十年間府人金順孫因故趾而建焉自祖宗朝建議留鄕者非一旣設而罷尋復而又廢飲射讀法等事朝廷非不留意而鄕黨先有任擧者堂爲歸然之空舍矣歲己酉春朝廷慮鄕俗之不古特復留鄕所立鄕正而定令州府五員郡四員縣三員各推一邑之望以任其責金海府也前義城縣令金先生係錦前靑山縣監白啓英前引儀襄炯前參軍宋叔亨與吾從兄進士金伯堅

實備五負之數皆一府之望也鄉有公事皆於是堂會議焉府故駕洛之墟始祖首露王墓在今西郭門之外官禁樵木故事父老具時著修祀事旣徹鄉人共餕歲以爲常予金海人也先世相傳以爲係出首露而遠不可詳每過陵下憮於郭崇韜之拜子儀而不敢自附然猶隨鄉人之後列陳俎豆去年冬予自道州田墅而來適値鄉人祭餕之日大會於是堂余趨拜父老於堂下金先生迎謂余曰此吾鄉人之俗也相因已久不奈有妨於故義乎予對曰何妨自古帝王有功德者絶世之後其士民莫不立祠雜出於

傳記如堯舜大禹廟尚矣後世漢之高祖光武蜀先主皆有廟齊民有祈焉有告焉得以祀之雖不應經文而邦人所以懷不盡之思起千載之敬在所不禁也嘗考首露王於後漢建武十八年開國傳四百年十一世至末王仇亥降入新羅國除至今千有餘年王迹熄矣餘澤渴矣鄉人猶薦餕芬不怠者盖首露吾鄉生民之始王追而報之不容已者此固吾鄉之善俗宜吾鄉之世守也先生曰善國家復留鄉欲善鄉俗子以此爲吾鄉之善俗則此會也於此堂爲有光矣吾旣以會老名子當記之予起而復曰今日會

此堂者皆父兄宗族而匪他其所以講睦者宜无不
至第一鄉必有一鄉之俗而鄉俗因循有善有不善
者其善者雖不出於國家之典而不可去其惡者雖
自來舊習而决不可存率一鄉之子弟化於善戒於
惡非父老之責乎今留鄉卽古之鄉大夫三物八刑
所以教而糾者自有其事其或父而不父子而不子
兄而不兄弟而不弟夫而不夫婦而不婦不睦者不
姻者下訐上者吏漁民者皆在所察提撕焉警覺焉
其甚者告于有司驅一鄉之善反吾鄉於樸散之後
熙熙然爲首露氏淳庬之俗然後還就此堂把一盃

酌太平之春則非徒一鄉之幸乃國家之幸也前府
使李公蓀曾充墓田之資今府使金公義亨又得吾
鄉之人凡所以善吾俗者父老方屬望焉先是金兄
伯堅營齋室五架於堂之西夾有田以供祭用有室
以致其齋敬而將之以黍稷首露能不享乎祭而飮
父老能无樂乎白首他年吾亦爲此堂之老矣遂作
延神歌以與父老歌曰

紫纓墮地兮垂統綿綿九干无主兮有隕自天海
上定鼎兮垂四百年編户居民曰昜雲遠孫歲時
報事兮父老駿奔神鴉啼散兮古木荒原籩豆靜

嘉兮黍稷其芬簫鼓鳴兮不見不聞神之來兮如雲醉飽洋洋兮何不福我元元我民受賜兮於以樂康鶴髮鬖鬖兮鳩杖鏘鏘歌舞年年兮其永无疆曰景之曰字起竹

臨錦堂記

虎溪之水出自金山飛鳴濺濺流入北郭經婆娑搭縱一城通南郭朝宗于海其淺僅流東蒲而盛旱不渴蓋有源之活水也在城中左右堰石以障其溪流空其中而上構高樓曰燕子然樓高而溪潺不相稱也又其下五十步許構一樓曰清心樓稍低而溪稍

渟水聲可及於客枕與水頻宜然未盡其勝余常為
造物恨弘治癸丑春予奉綸音頒諭到府時府使丹
陽禹公某館余於新堂堂在燕子清心之間扁曰臨
錦吾友月城李侯宗準所名而書者也予不解所名
之義宋隆德故宮有臨錦堂元儒有臨錦堂前春水
波之句豈非以其波紋如錦堂臨其上而名耶觀其
中流架屋不樓而爽東西有廂溫凉異適曲曲欄干
枚枚窓户玲瓏宛轉檻下溪流可俯而手掬溪與堂
明媚相照又羅天鵝海鷗數雙而游其波其鳴雝雝
聲應棟宇驅而出之始覺其在吾坐下最奇事也取

琴而燀之空聲相應清和疏越大絃洞洞然益壯小絃鏗鏗然益楚又堂中之第一奇也酒半禹公囑余記余執觴而落之仍報公曰天壤間凡物必有與物相稱不得稱則不得造物之情矣如草堂茅廬宜於處士而廣廈金屋宜於王孫易此則不祥也漢有滕王高閣巴有岳陽危樓然後壓洞庭彭蠡之浩渺工部之堂宜於浣花柳州之冢宜於愚溪隨其人與其地莫不各有所稱金海古府也府中多少樓臺館舍沿洄溪而列者不一得禹公搆臨錦之堂而始稱意擧而措之物物皆可稱也然欲其稱非知造物之情者

不可也以此堂規制審禹公胷中有許多間架屋室其所以使心匠而運郢斤者其可知之矣未知公能有得於造物之情者乎吾觀公偃然熊豹之姿早穿楊葉其有幹局有豪傑長城之望屈而爲此府亦天也高牙大纛乃公之能事而簿書米塩公亦無不能也豈非隨事能穪者乎然則公於造物之情不可謂不知也公其更勵素節毋怠公之宅在漢都王城迎秋門外昭敬殿右斯文趙伯府嘗僦居而傳焉余於前年訪趙而造其泉石甚佳而第舍甚隘蕭然若處士之家心知公於泉石癖而產業疎也今日來觀又

知公泉石雖癖而所在如一治第有制於公私也公之堂既與虎溪稱而余筆力拙衆不足稱亭堂何然金海吾鄉也吾先大夫與先尊府通家之好雖不稱不敢辭

籌邊樓記

先皇帝長慶三年癸卯余以前翰林學士擯不用於朝出為淅西觀察使八年淹滯不得一到京師以近天子之光今皇帝元和初始轉而有是邦既上治事之暇念此身邈在一邊既不得隨公卿還[illegible]於殿陛之下為朝廷建大計則亦已矣唯思奉職無闕勞

力邊事以不負素志以報國恩而優游卒歲之心亦不能自禁於安分之中也乃相州治之傍近地之奇勝者置庄曰平泉而建高樓於其中工殫吏勤晨夜展力不經時而樓成上可以坐百人下周四十餘里雜植奇花異卉琀松恠石以實之有此樓縱目之所倚檻日夕之玩而扁之曰籌邊登覽之際自足以忘謫遷之愁而固非曠官廢事偷閑自適之爲也噫郡踰其封縣越其境各有主者雖或有志固不可侵宿矣朝廷既以西川之地委於余一身則西邊之事皆余所當籌也此籌邊之所以取名於是樓也歟樓成

而落之州佐幕僚之表軍旅習風土者日日聽事於是樓而訪焉又募其工於畫者圖蜀地之形勝大槩以及夷蠻之地裝成若干軸掛之壁上公退之餘幅巾凭欄按圖而指畫於是西邊地勢之遠近險易師行而頓兵隱伏之處設奇捷出之所南出南沿西連吐蕃皆在吾胸中瞭然若身歷而目擊之矣習士卒葺堡障又吾籌邊之節目中事也朝廷自天寶以來既失河北於藩鎮又沒河隍於夷狄祖宗故地淪陷而不收吐蕃爲西邊之患益深嘗稱兵向闕而猖然矣今雖修好罷戍而豺狼之心終不可保其无事則

可不先有籌而預爲之備耶況祖宗疆宇當思有以
復之聖上之所當宵旰而相臣將臣之所當籌畫於
內外者也吐蕃維州等地固國家舊物而又漢人入
兵之路他日朝廷如用臣等則乘機而動一舉而復
祖宗數千里之地洗朝廷數十年之恥將自維州始
噫運胸臆於危樓半壁之中而决勝筭於山河數千
里之外此籌邊樓之所以作也戎狄與天地俱生吐
蕃未已則籌邊未已小人有時而或衰則此身有時
而還朝矣此身雖去此而此樓猶存於此也異日之
代某來守是邦者又將无窮也登斯樓也思前人之

迹棟樑瓦甓之撓毀者思有以補葺之堂壁圖畫之漫漶者思有以修治之因其名而思其實思吾所籌而籌之不有一身之籌終始成吾志則蓋庶幾矣此又不可不記以待來者於无窮也若夫觀圖而爲絲色之玩登樓而有縱樂之所又非余所望也大唐中和五年辛亥某月日銀青光祿大夫劍南西川節度使隴西李德裕文饒記

機張縣館記

嶺之南大小六十七官緣嶺而碁布者皆是也並海而爲邑者又大小二十餘海隅民俗獰同蠻獠海錯

上供劇於山野而波警海戍又不可狃昇平而疎其
防虞以此吏海邦者非文武能幹之材蓋應務之不
遑矣機張古縣也傍海而小且殘本新羅甲大良谷
舊領於東萊郡後屬之梁州高麗顯宗移屬蔚州入
本朝爲縣其小也其殘也如是而其古也亦如是前
此无一可紀者豈亦地之使然耶成化乙巳夏訓鍊
院習讀官驪興閔侯寬出監是縣視舊客館湫隘頹
弊不足以奉使承命尊王人欲新之方憔荒歉不可
舉嬴越四年戊申歲熟乃卜地於舊館之北列營廳
事東西軒屋大小合二十餘架不苛不擾勸課有程

四閱月而斷手又明年庚戌侯將受代以書抵余請書之噫侯能奮事功於昔人之所未能瞷其務之隙役其人之籊渠渠廈屋曾不逾時非措置有序者能之乎是可書也彼冗狀自營或懦弱不績者不容已至於役施無緒政未成民未信而驅之土木奪農時招衆怨者視吾侯一何遠也予昔扶板輿湯沐蓬山始與侯合爲人魁梧一丈夫一見心知其不凡也侯隨琴東萊上堂拜老母而辭焉侯於予有通家之分矣今來索記又嘉侯之能書文雖不復辭焉其棟宇之壯丹青之飾風景之會余未得一寓目而書其纖

悉也弘治庚戌七月既望盆城金馹孫記

梅月樓記

嶺以南山水之勝邑居之雄樓觀之美固不爲不多陜亦巨郡也此地有名山大川奇蹤異迹在新羅爲大良州高麗顯宗以所生不善且有所忌久遜于野竟由大良院君卽尊位相傳遺址猶在若夫竹竹之死節巨仁之隱淪崔孤雲之仙遊皆在此地是固好古君子之欲一經過者也歲己酉春末嘉金侯永鈾子衡由義盈令出紹郡章下車未幾絃誦之聲四達予方家食道州欲一觀游刃之迹無得山川古今之

異而顧天祿焉尋有無妄之災困於縲絏者半載蒙放還柴荊杜絶人事時延原鄭公某爲使相余於公忝姻屬且居門生之後接部多暇以書抵余邀致僻款强起跡慵從行數日欲辭公曰陝之爲郡地僻而務簡可與子清話竟夕且郡主人乃予觀察西海時舊僚佐亦可人也盍往觀乎先是金侯構新樓於客館之東北凡三楹前鑿方池種藕丹艧未半而相公驟登余行踏至公憑欄指余曰斯樓不侈不陋不敞不隘甚宜於皇華之便適作者之名字不可泯於後子嘗記之時都事金先生某在座共贊成之予辭以

文拙不足以張大相公之榮命而粧繢金侯之制作
并公因命之金侯亦爲余言之誠意之交至也則不
能不敍其譾薄因索名於公久之曰因吾所見可乎
初登樓也見古梅數株對立於庭墻入夜就寢見透
簾蟾光廉纖如鉤合扁之曰梅月余起曰善乎公之
命名也梅將月華詩家清料也而一般雅賞又稱其
爲樓斯摟也而文之以斯名所謂名不虛得者也摟
之宏大敞豁帶山河而據城郭富景致傳奇麗者不
必較也至於甓斲金奢儉之節黝堊得文質之中玲
瓏窓户宛轉欄檻蕭爽冷然與物相宜其端莊簡淡

比之猶齊眉賢婦伴鶴處士可以久要而无富貴之
淫也是則嶺之南斯樓爲最盖工无不善而亦金侯
運斤之妙也金侯爲人清爽精察如其樓他日侯去
樓存覲斯樓亦可以知金侯然則侯將因此而久於
玆土也歟第相公於斯樓命名必以梅月者其有在
乎盐梅調羹高宗所以命傅說卿士惟月箕子所以
告武王公於此得无觸所見而興所思乎公梅月襟
懷也清素著望固家世之一事而今以廊廟之器委
分央之寄行且入相思所以揮調羹之手和甘酸不
齊之味於鼎鼐謹休咎之應於身與家而達之朝廷

所以徵之月者固應念玆在玆若夫嘲弄素豔耽玩
清光乃騷人之事非相公之事況時方仲夏梅子青
黃月旣望矣圓影且缺梅非其時而月過其度相公
之思其有在乎後之繼公而登斯樓者亦可以目其
名而思其實不但以梅月爲玩偈之一物可也某一
介孤士物外自放何當待歲之晚更扣金侯少酌樓
上詠疎影暗香之句而一噢詩塊乎弘治紀元庚戌
五月日濯纓子盆城金馹孫記

重修清道學記

鐵城李君爲是郡之三年令行禁止百事修舉先一

不可撫字心勞尤重儒雅於斯文不[illegible]有然者而一日因舍菜到鄉之校乃睹學舍傾頓不治[illegible]謁祠宇棟楹不撓而蓋瓦破缺墻垣不固庖廚不具而師舍隘陋爲尤甚乃嘆曰是非所以尊師之道也且學校風教之重地鄉射之行養老之設皆於此焉爲郡守者視非其職可乎又嘆曰先聖先師之廟大而中京天子小而列國外夷以及於吾東方國有成均州府皆有校其奉之之所愽矣先聖先師其不眷顧於一僻郡明矣然自天子達於庶人其所以尊其道而承其教者无夷夏大小之分則其所以盡其誠而致其

敬者又豈有分哉既曰无分而斯字之弊漏如是又非所以盡誠致敬之道也於是决意營治之又念土木一興妨民者亦多思所以不煩民而集事者乃括圖境中僧徒之欲新寺刹陶瓦而未盖者舊刹之應壞而未壞者盡輸以來瓦以新其盖材以葺其舍春秋擇眞潔牲有所師生函丈之間周旋得有餘地而舉无上雨之虞矣事簡功倍不閱月而訖工李君又具酒食來落之舜佑拜而言曰使君一舉數善并矣昔太原王仲舒觀察江南壞浮屠舍以葺公宇昌黎韓愈尚韙之今使君之壞僧舍乃所以葺學校也而

特出於不煩民之一念斥異端用以扶吾道而其不
煩民存心者又所以不負斯文也則古之所謂措置
得宜者正如此使君此舉又加王弘中一等矣乃酌
而祝曰使列郡坐黌堂者皆存心如使君則學校安
得不興乎佛老安得不衰乎斯民安得不蒙其澤乎
又酌而祝曰使君春秋富非只爲一郡吏而止者所
至事事每如此存心則豈特一校一郡受其賜而已
自文法之吏一用而長民者內政事而外風教奴視
逢掖腐視師儒視學校爲文具謂非其課之所急聞
李君之風亦可以作矣然物之廢興存亡相尋於无

窮苟亡而无有存之者廢而无有興之者則安知高堂傑閣風打雨頹之後不至於破瓦殘礎之空餘乎王氏建國非不隆學校也及其廢而不修聞之父老是郡之學五遷而不定厥居至假宮於佛舍之中國初興學始移搆於此地當時朴先生蘄爲是路之都事大有力焉李公實郡守乃董成之迄今垂六十餘年其間支欹柱補短榱者不乏其人而至於大其規模者乃得李君焉噫觀是郡是校之在昔日寓於佛舍而知麗季文教之衰而他郡可知觀是郡是校之在今日修之者不乏而知國家文明之盛而守令之

祗順 德意從可見矣李君諱𡆫字秉卿斯文重事
實有得於家世之淵源今日之於學校盛矣然考㴾
則當去而登于朝矣其在後者无窮庶後人觀前人
之事而使是校增新益舊繼之於无窮不至爲破瓦
殘礎而復假宮於佛舍則一郡斯文之幸或在於是
記嗚呼朴李兩君之後秉卿君能繼之則秉卿君之
後獨无有繼之者乎予旣告李君以當記而招諸生
語之曰視第舍則思安視宮廟則思敬固人情也汝
等視學舍之修而亦思所以爲學者乎時時將事於
廟庭其思敬者不贅教也而歷視從祀之列當思所

以上師魯鄒聖賢下友濂洛群哲取當時言行之跡
而惟日孜孜焉如舜佑偖居皐比之上多冒腹便之
譏行且去矣聞之尚友古之人諸生無愚僻地之無
師友此心所同千載一日今代遣 聖神爾郡得賢
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國家治則譚禮樂以陶
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子死孝爲臣死忠使
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維朝家立學之意賢守令興
學之意若但弄筆墨以要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
羞抑亦爲國爲長吏者之憂此盱江李覯之所以諗
于衣之衆者今操以諗于諸生習句讀者已務調華

者亦當有感於斯文成化二十一年歲次乙巳夏五月日金馹孫記

釣賢堂記

余自髫齔性癖林泉壯遊嶺南常念崔文昌至白唐失意羅季其所探歷佳山好水不一其所而其終也乃伽倻山則斯山也必有奇勝絶倫而仙逸者留焉文昌百歲之後亦必有高人道士棲遲偃仰於其中而或泯其名焉欲一遊而問其人蓋世網縶人役役塵埃尋負素願者已綿歲月今年春金大猷自治城訪我於鰲山約觀伽倻居數月理兩屐尋大猷策筇

而俱李秀才泂從橋渡武陵洞入紅流過致遠臺抵海印寺時祖法師方新寺宇問文昌讀書堂則莫知其所祖法師遇之厚而呼耶喧閙不可小留轉而行數里山益峻而洞壑益盤背於搢紳間聞有明名長老者鑿池築室於山巔而自老焉明觧吟詩喜吹螺佔畢公每稱螺和尚是日縈回石逕望見嵐翠中梵舍隱映促步而上舍下有池榜曰得魩池池中有小嶼雜植松菊梅竹九節菖蒲池面荷葉田田亂池有略彴偶人引小舠張帆垂綸隨風出沒於略彴之下繞舍羅生緣壁莖之蔓者恰恰鑽入窓罅子於是植

杖頤聏俄一老僧自其舍出余率爾問螺和尚者安在僧瞪目不答徑引余入而左扁曰蘿月軒右曰釣賢堂壁掛尺一古劒乃老螺初鑿池時所得於泉中者土蝕千年甚異物也坐倚軒窓遙遙數百里之外頭流積翠擧眼斯得此又一奇未幾大猷繼至僧問大猷始知余之姓名抵掌進曰老僧住此足不出山扃而耳熟君久矣相視一笑予戲曰余效程先生之訪董五經爾不知我不及董遠矣因周覽壁上有四佳徐相國居正汝澄金先生孟性高陽俞先生好仁新昌表先生沿沫嵩善金君宗裕所題詩板皆當世

之賢善鳴國家之盛而振大雅高風者也其中吾佔
畢公詩筒往復於螺者居多尤可喜也翌日方大和
宋懼甫李浩源來又翌日安時叔河應期來吾告大
猷曰不復探其奇勝者而就住月餘矣活水方塘有
源不渴物來鏡面妍蚩難形月小半輪風微小女杜
宇一聲山川皆寂雨後白雲无心出岫翛然悠然螺
其有得於斯乎人間畏暑消金爍石而堂之上披裘
覺寒不知六月此山中之人別造化也便有脫塵穢
而永夕之意螺嘗自作蘿月獨樂歌皆玩世自放於
物外之事也日夕螺發歌激響振巖繼之以舞髮頭

濶袖婆娑桂影螺上人豪僧也遂結方外之契一日將下山索所以留者而請記焉子復曰螺乎有此池有此軒洗耳濯足蒙蘿把月可以獨樂而不與世接又贅之以釣賢何螺曰所謂賢非今之賢乃古之賢非紫陌馳名之賢乃青雲慕道之賢遠而言之則虎溪三笑陶元亮與焉元亮非晋日之賢乎近而言之則海印三寺崔孤雲從焉孤雲非羅代之賢乎所謂賢非今世之所謂賢者獨樂三十年悵世无元亮孤雲者則吾之樂亦獨於窮山之中无與共之也今日幸使諸子來住卽吾黨之一大遇也諸子何嗇一記名

乎余嘆咤久之曰螺既以此堂釣得君子之詩以爲山中之華而又欲以此堂釣予之記螺之於文雅篤矣然必欲稱釣賢之實則有能游心千古獨行嘉遯山林者而後可也其問必有不只爲陶爲崔而已然而方今賢路大開巖穴無士誰肯從吾螺於寂寞之濱哉予恐螺之堂畢竟虛設矣如吾輩之文既讓於能詩諸君子之後道又屈於古賢矣爲世棄材偷閒浪迹耳吾聞螺事親甚孝少求資於當世之仁者嫁其兄弟之孤不能嫁者七人家其不能者三人而能盡恩愛是可記也噫螺既出家而能篤於人倫乃爾

螺之道有其本也无乃惡世濁穢有托而逃焉者耶
先是國家聞螺名強起之檜巖住持居一年遽辭還
山終不以榮利自爲螺而能如此此先聖所以興諸
夏不如之嘆也螺乎翻不化龍蘿月无恙則吾輩之
來不至一二度而止也金馹孫記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三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四

朴希仁哀辭

朴希仁名增榮密陽人也家京師祖禰以上皆顯於世幼性雅馴平居重默時然後言自年十四始遊庠宮循循然一老成人未著名而人皆知其德器也學爲文章根基甚厚而驟步亦遠畢竟華國手也弱冠登第補館閣正字又三歲重擢科爲修撰又六年爲校理人皆羨希仁才命雙全也明年秋吾抱鴒原之痛淚目不開者數月希仁又訃亡矣人間哀苦莫此時爲劇既斂翌日吾往哭焉尋與申沉之朴期叟送

柩於東門外哭而辭與俶之還至其家撫其孤孩而
又哭焉其後爲造光榮家相對言及哽咽半日光榮
道希仁事親處家兄弟閨門之間又朋友所不及知
者嗚呼希仁真賢矣哉沒廿九何其夭也光榮又言
希仁因哀致病病旣劇彌留猶不脫絰帶而讀喪禮
其妻湯藥室外亦不許入一朝端坐手取唾壺唾訖
而小妻始入視之已逝矣嗚呼希仁禀何精英而獨
不禀壽乎已矣哉念希仁不得相處於此益不能自
堪遂作哀詞以洩其哀詞曰

太空茫茫无有窮已夲无生兮孰有死八百年之

彭祖不能長存乎此廿年之希仁同歸於是蜉
蝣出沒兮萬古一視

趙伯玉哀辭

伯玉喪矣吾何以爲懷也盖伯玉於吾先進也長於
吾數十年初无一日雅辛亥夏同校讐綱目得與處
半年始許以忘年焉交若淺而分益深是時予爲龍
驤司正伯玉爲奉常僉正盖有玄都之嘆吾爲伯玉
嘆而伯玉又每爲吾嘆伯玉文學政事俱優而義氣
幹局甚卲且毅投之所向无不可濟亦不可撓真用
世之長才也後爲執義似達矣而於伯玉末也其後

伯玉自青松奉其父柩舟行西下予欲舉一帆吊於中流而候吏不謹舟過遠而始知寅緣喜違又未得修一疏以慰思暇日一造其廬問焉而又未果伯玉方居哀必不暇思念思念則必怪我矣聞其居喪盡禮心每鄭重未幾有人報我云見素衣一婢哭於伯玉之門外甚悲遂使人問之則伯玉死矣嗚呼吾復何以爲懷也嗚呼前年希仁以毁而滅今年伯玉以慼而亡天將何以勸人子之善居喪者哉玆非交友之不幸乃朝家之不幸伯玉無子作哀詞以叙予哀

詞曰

學不至於大施兮才不見其大採望徒重於一時兮名不垂於千載吾誰咎乎造物之罪造物不承兮推之真宰彼真宰兮殺人不悔善惡同罰兮勸懲何在善如可贖吾欲往賄嗟嗟伯玉兮永埋其彩自羅荼毒兮風樹不待使伯道而无兒兮真宰之過又倍也

祭仲雲文

嗚呼吾兄乎汝今捨我而亡耶吾猶未信其亡豈其哀過而狂耶有母在堂有嫂俱存有兄靡盬有弟在傍爾獨去此而何歸將去此而之彼所親有重於此

耶何平日骨肉之愛今日棄之如弊屣也惠妾悲啼奴僕群號諸姪泣血親朋來哭爾獨不聞僵卧而不起何厭世之喧聒一至此極耶嗚呼其夢耶昨日言言昨日嬉嬉一日不言不笑而頹肰莫覺言不通其志病不喻其證藥不知其辣灸不知其痛使我抱无涯之慟天乎天乎此惡將崩下民孔多在兄何憎顏回短命而原憲長貧姜詩出妻而東野无兒人生窮獨孰加於玆嗚呼兄乎我慟其有知耶其无知耶猶恐冥然寞然我知兄之死而兄不知我之生耶嗚呼痛哉死而无精靈則長已矣如有精靈則必自知我

之情既以爲有知也則曷不於此紓我情以丁寧吾
年後兄九歲兄學既通吾尚癡童兄之早歲孝友出
於天性其心未嘗不追古人爲同念家貧而親老指
光陰而悲嘆常以警予之慵時節飲食必躬爨以進
於親得親之嘗然後始足其衷凡應對左右必承顏
而无違吾亦學兄而无不爲稍知事親之方當如斯
也於歲庚子同屈禮闈立揚无期望斷京師魚稌江
鄉自足以資遂奉爺孃踰嶺南馳上闕親衰下念已
私青燈旅舘白雪關山相對輒悲有淚潸潸既抵桑
鄉父老爭迎斗酒伏臘比隣相經歌呼嗚嗚亦足卒

歲而忘憂以志養志顧白面而反著攻苦山房尚嫌
寡聞負笈往尋佔畢齋門函丈數月遂知向方自此
以來動必相携未嘗一日離也雖名天倫實同昵朋
到處相磨詩禮參徵嗚呼已矣兄平日不以患失爲
心撫一世而長吁今在何方而俯仰塵埃中鄙夫也
毋昔有疾念予之幼托予於兄兄對以保無寒飢也
當時遊學手中之線往往不給兄常解衣以覆我風
也余臨歲晚又拙生謀且寒且飢將復何所依也伯
氏早年頗不拘羈毋常憂兄之純明曰吾死當言於
汝云豈知今日毋反設祭以招兄魂也我初娶妻至

自忠清喜我有字無挽辭情交足夜話雞鳴五更講
毋以良田羨僕與我子自取荒且愚者以行壬寅之
冬同我雪螢對策大庭擢第一人余忝參屈喜兄之
伸一朝聲輝上達楓宸白衣引見手分御羹聯璧共
甲千乘爲傾公卿宰相孰不爾榮兄體失和夙患負
薪命不竢駕頻窘精神與歸私第上憂之深夜半醫
來副以綸音問疾加藥草澤驚心相對燈前感淚霑
襟未幾父殁痛毒三年哀毀骨立兄病始纏服闋俄
頃歷官三遷其年丙午余亦登途兄弟三人人比三
珠更官佐郎世云高選爲養不屑乃乞一縣竟坐疏

曠在縣乃殿亦不介懷浪跡林泉予亦棄官從以蹁
躚細雨前溪網飛銀鮮落花春山雌雉角鷹用以奉
養亦无不能溪堂已完松竹已長優哉游哉庶終毋
養不仕在側或非毋志除目一下不能不起如兄志
廣耻居人後早知大理不列三后憊精簿案聒耳敲
榜黽勉少留歸爲老毋榮也豈知性命暗鑠於膏火
之中猶勸其積薪而不巳耶天乎鬼乎吾兄何所負
焉而酷罰之至此也施施自家薄晚上曹日高長卧
復聲三嗥天乎鬼乎吾兄何所負於渠而延禍如是
之毒也悠悠碌碌凡幾人遐壽而厚祿吾兄之精靈

與物无競宜任其自適者而反困十年之郎又折三十八年之浮生使吾不得永共被之樂也初疑世之暴卒者往往復甦故既絶數日猶有望焉今四體已戢于一木我呼兄不聞兄呼我不聞此生永與兄相隔也他生又未可卜其相從則天地無窮宇宙空濶而已前旬遺毋書報以无恙往省期以十月之吉伯氏陪毋必憑消息以自安戲絲取樂豈知今日此地之號哭也早知如此豈肯旅官京師而毋子兄弟不能相養以居生死哀樂至於不相知也吾從數日來如狂如癡人間萬事都不了了便奉兄骨歸葬先塋

不復求進以畢餘生第慮倚門鶴髮佇看遊子之至
而忽見素輤之返驚仆失聲因致不測恐兄平生孝
親之願死而重不孝之跡也兄其有知必不瞑目李
舅勸吾祔兄於龍仁外家之兆吾思之亦有理延陵
季子之子死於齊葬於嬴博而曰骨肉歸于土魂氣
无不之也兄之骨肉雖藏於彼魂氣當遊於故鄉而
得與先祖相追也兄其安之乎肰吾不敢為兄决願
兄之精靈未昧入我夢而相告也又願遊魂時入我
夢而莫入母之夢重母之寤擗也嗚呼吾與兄昔日
同榻自以為張陳不足多也既繫職後又分室家紅

塵奔走世務蹉跎跰在一城而日月相見者無幾前
十一日共哭先兄諱於吾家兄哭之慟我哀之劇相視
慘慘情未洽以別觀其顏色渥潤心志無失謂其無
他病更五日不見而永訣早知如此吾豈一日不同
居宿哉伯氏只有一子承先君之重而吾方無子無
可為後人理所極視天茫茫兄有小妾未聞治乱之
命猶有遺腹幸其生而長則兄於是為不亡矣如不
能生長則當以班祔於先君之廟或別擇於堂從兄
弟之子以立後此則在老母與伯氏所料嗚呼痛哉
經營後事俾不供佛撫恤孤孀俾不失業我在人間

兄無憂也嗚呼人生上壽者百年其餘多不及六七十吾年今卄九其在人間又幾何春秋也黃粱未熟一世悠悠天地有窮草木無愁兄於中年迷其常性喜飲酒自放頗失母志吾常誦賈同遣奠之詩而切責兄其記憶乎其不記憶乎當時所以戒酒者使兄去我生之物延數歲之命以後老母卒也豈知此恨更長於今日乎勸爾一爵而亦不可得言之至此長慟欲絶

遣奠仲雲祭文

今以吉辰往即幽宅靈其知乎此龍仁之介谷也其

東三十步外祖父母之宅也其南十步外曾祖父母之宅也其西十五步孝同之宅也青山是處既幽且閑舁骨來埋體魄有托溪水潺湲樹木茂密可保一丘萬古歲月三盃哭奠於焉永訣

仲雲小祥祭文

噫歲運環復予不窮人生一去而莫回長恨宇宙亦復何追老母遠貝時羞以備兄初忌之供兄其知乎不知趙氏妹自京辦奠使其子如愚酹以告哀兄其享之自兄之歿尋常魂魄與夢相接或間月或間旬或間日或連夜如喜如怒如惱如愁揚揚如平昔忽

忽如大漸之時驚覺自失有淚盈腮不知兄有未安於玆耶鴉啼古隴宿草離披臨風一慟草木共悲我於今年春奉勅徃嶺南因得覲老母蒼顏白髮滿目蕭然乃曰仲也不意先背我而去仲實負我我不深念仲也然豈無窮之念也老母比年來疾病去體體氣未嘗小衰伯氏曾作天嶺奉養無闕兄若有知亦應自慰余亦黽勉數載終不久於京師也死而有相從之道則先君杖屨兄必奉以自隨吾與伯氏尚在人間老母之養亦無不支死生相托唯有祝詞幽冥分道孰與接辭碑碣已具因時不利未立終當營竪

不出喪內遺腹女孫衍以及晬匍匐上膝弄尾吁食知呼孃而不知呼爺也吾與族人且悲且喜日夜冀其成長而得嫁也靈其佑耶童能守几筵以陪塋靈并知之嗚呼浮生有限懷抱无涯脩短前定聖賢亦萎草竟同歸我又何悲

哭伯魚文

嗚呼伯魚亡矣喪矣此生不可復見面目矣前年哭吾兄今年哭吾君眼中親舊日以彫落吾安得不長呼痛哭也今日趨朝儕輩皆存顧瞻班行獨不見君佇立嘆息念君無祿浮生如寄猶爲形役一浼長卧

君應自得含我哀誠酹君一爵嗚呼巳矣君死之四
日李雲來哭

祭太守金良典文

惟靈子惠吾郡三載爲德假我數年卒除民瘼民望
方劫天意欲均奪我大惠私八溪人莫非王士庶用
無寃如何不淑遽招楚魂務閑書簾身迫夜臺九天
難叫五馬莫迴笑語迎來號哭送歸朱幡黑綏丹旐
素帷生榮死哀頃刻而非桐鄉遺老佇立何爲謹具
菲薄一酹以辭

又

惟靈斯文先進郎署舊史學古入官惟賢莅事少年
侍從翰林清班三珠聯璧儷美朝端鴈行飄落鷺序
蹣跚鮎竹功名中道艱難清操介節紉蕙佩蘭蹭蹬
十載出處悲歡青袍白首執戟前趨人皆青雲公獨
泥塗於歲丙午乃紉郡章上治清道實我之鄉吾伯
仲季筮仕鵷行爲養南來公常上堂拜我老母躬奉
壽觴起舞蹮蹮如事所親通家之好誰主誰賓不自
爲守不自爲民許以忘年托以末契相同相信只在
傾盖公堂務歇村墅酒熟習池取醉不憚徃復春風
溪柳秋月樓臺趂勝耽歡樂聖啣杯淋灕顚倒無已

太康鄉射飲禮旋别否臧戒我上壇豐觶先揚以此無斁一弛一張移任八溪曾是非望以郡易郡在公何傷奪此與彼在民共愁簿書有程挽不可留設祖路傍遠于將之憯慄清秋胡寧不悲握手臨歧泣涕漣而俛仰陳跡歲月已經只隔一亭未得合并祗憑書信暫叙寒暄邂逅今夏得接晤言酒量不舊顔色赤瘁自謂二兄半世而棄天涯作宰家鄉萬里雖有一男不可仗倚唯恐殗亡不能轉徙謂此劇言豈知至此尋不悅豫猶謂負薪不躬問候且匡使人幽明愧負重我傷神斷金平日如漆如膠易簀當時必悔

晩交嗚呼已矣曷不自嘲黃粱未熟白鷄何促壽不永年位不滿德大小同悲親朋共惜恵妾在房幼孫在膝舍之不顧如何造物秋風丹旐載歸翩翩四尺高封知在何阡車過腹痛可驗他年酒食在前笑語莫傳三盃爲訣淚溢爲泉嗚呼哀哉尚饗

祭首露王文

厥初誰秉元化之權兮孕神君於海堧距今千百有餘年兮尚邱壠之宛然國亡而享祀不絶兮賫香火於春秋遺民耕鑿於茲土兮禁斧斤之來求垂統緒於紫纓散裔雲於青邱尋遠譜於世傳黍未泒於下

流乃婚姻之徒居已五世於道州幸兄弟之三人得一班於鵷行悵風樹於椿府惜光陰於萱堂因湯沐於蓬山首歸路於墓下裁紙錢而傴僂告厥誠而奠斝庶被髮而降臨考格區區之虔祈以王之享國之年畀老母以壽考維祺也方在客中奠具草率齋潔未盡其數拙幣不具其物誠不勝哀慼之至

祭佔畢齋文

嗚呼慟哉樑木之摧多士之哀元老之亡朝野之傷上失大經國無典刑如予無狀以志爲尚晚於門下遇知最雅升其塾堂學始知方諭我千古如室得户

踐實之餘文以愽子恩同爺娘義當方喪繫官悠悠未得自由方謀南奔又喪天倫況痛酸辛天乎不仁鴒原方戀饘堂莫及築室無因忸怩古人炙鷄千里且負漢士今具庶清遄展哀誠葬不往會奠不親酹余懷之悲天地之知正趁春輝便棄官歸繞墓三匝庶盡哀泣

又

吾年十七學未知方心厭科舉猶習詞章始聞先生持服密陽以文爲贄求我識面遂趨函丈遇知一見期我致遠私我不倦相隨京洛益垂誠眷於百僚上

迎譽恐後提而又撕掖而且誘進我於道不至魯莽
得喪離合十年已久追思往事難荅其厚憶公乞骸
知公之衰平生雅志徘徊明時一朝浩然小竪相欺
骨埋故鄉始終頒宜一節古人世如公誰饘粥不繼
魯公乞米無地起樓冦公寓邸紛紛群議是非相軋
帝於疏廣豈惜金鎰或白巨源不絕其祿非私于公
群飛交斥身後虛名又被物嗇萬古青山公應自適
王事來過敬奠一觴山花自紅宿草已荒痛哭南豊
但一瓣香

趙與叔墓碣

嗚呼與叔亡踰年吾益悲悲非吾悲與叔與叔之學能使余悲也與叔之學非科舉之學世人不信而余獨信之信之深故悲之深同余悲者亦多與叔心地虛明顏恭而言遜內其學而不出吾朋友中一人耳然其資禀超邁欲一蹴妙到而不以工夫爲先蓋高明之過也余嘗砭其病與叔矍然起謝眞不吝改者也

與叔姓趙諱廣臨高祖涓翊　太宗有功封漢川府院君子孫世蔭焉父勛金山郡守母李氏夢日而生與叔癸未歲也幼性警秀長而醇靜游心濂洛常一室危坐帖聖賢訓於四壁以自省家貧晏如王父母

俱存一堂四親無不得其歡心有弟廣輔廣佐日講
小學務道以善平生所存有過人者而群居循循未
嘗崖異人益敬愛同余丙午進士後登壬子第授承
文正字終奉常奉事諸友具棺歛既踰月窆于京畿
高陽之原甲寅五月壬寅也與叔娶柳氏無子其父
號天慟曰吾兒未嘗得罪于天天何酷尋亦卒其友
朋益傷之相與謀各出貲依徐孺子故事竪石于墓
道咸屬余銘嗚呼余尚銘與叔乎不銘則不著乃銘
曰生海隅又千載不得尼叟生癸未死甲寅三十有
二顔之壽圭首之碣兮安能使爾以不朽

管處士墓誌銘

處士名述字述古本姓毛氏毛刺史管城侯毛元銳皆其先也毛氏鼻祖自書契時已顯佐伏羲畫八卦從孔子修春秋獲麟而見絕於魯其子孫分仕諸侯在楚者曰毛聿在燕者曰毛弗在吳者曰毛不律在秦者曰毛豩秦并六國毛氏在諸國者不振在秦者獨著至今不廢子孫相襲祖先名不改盖㚖俗然也初爲蒙將軍幕府吏㜸重薦始皇用事封管城然秦郡縣天下實無分地世遂謂毛氏因蒙薦始顯云者非也從李斯工篆隸得脫盧生之禍漢末以金玉貯

毛寵如阿嬌象齒爲佩隋珠和璧無不飾汰修幾敗
以能傳記免至魏晉出入鍾王家爲宰右軍因毛著
名而惡其修著經抑之後在大小歐陽家猶不慊然
御之在上如何梁簡文特設一牀敬同徐孺凝塵滿
席毛不敢胡亂又侍湘東王著書王分毛三等而官
之置左右給事欲奬忠孝則呼金魚袋德行呼銀魚
文章呼竹符草制無不名毛氏世柄斯文後世夢毛
有異者詞必進嘗効五色瑞於江淹又呈青鏤異於
紀少瑜若和凝諸人莫不有驗然自秦來史多失其
名唐時有毛花者與李白神交穐矜艶因縱色無忌

嘗隨白供奉便殿玄宗呼宮嬪十人奉硯托凍盡呵其口諸嬪以有勑立不動上見而不問白亦不以擧非人爲謝然亦知務本常與王勃耦而力耕以毛氏之行於世非一日歷代君臣皆薄恩少盡其力老死輒棄溝壑僧智永始推慈悲念収瘞爲塜盖毛氏種落不一多出番禺其生如犬戎先皆腥羶醜類或羔羊或虎豹或猩猩或鷄鴨或狐狸或鼠兎白日交人而生漸染入中國皆譜毛氏常去氈裘喜往文獻之邦君子嘉之不計世累而用之肰稟性詭隨不視人賢愚巧拙惟其任不辭第未嘗挾貴驕賤雖奴隷曉

文則往才思甚高天道性命之妙科斗篆籀之古皆能寫出曲折而未嘗自建立常受役於人人以是賤之呼爲尖頭奴元魏時有古弼者亦番族頭尖時呼爲筆公佛狸將獵弼爲留壹弱馬佛狸大怒曰尖頭奴敢裁量朕朕還臺會殺此奴以直竟不殺後受楊文德金佛狸録功不加罪佛狸殂坐法誅然元魏法慕古厭漢法慘不用參夷故其子孫得全仕唐見太宗既平天下而猶逞武滋不悅使習揮戈法竟不奉詔與虞世南善頌世南敦勉俱至上前又隨柳公權直諫頗見稱然毛氏不喜武人故武人亦不喜毛氏

述古五代祖錐子者見斥於史[illegible]史弘肇武人也仕
於無道之世簡賢如此時事可知初唐太宗欲親停
虜賜宗姓及其衰也宦官主兵養壯士以爲腹心方
鎮大臣皆效之遂成風俗至五季帝王莫不然於是
雖英雄豪傑之士爲所漸染棄本宗冒他姓恬不爲
怪梁初毛之別宗避中原亂仕南唐見李昇枉撰宗
籍祖吳王預用事遂効尤改其姓管自詭爲管仲後
祖禰以上雖顯而無見稱聖人如管仲仁故取以誇
人其後郭崇韜墓之乃拜子儀墓而祖之世道至此
人倫滅矣管氏子孫入宋見狄青不祖梁公勲不自

容其友陳玄解之曰倉氏庫氏司馬氏司空氏皆以官爲氏子之先封管城管爲氏庸何傷管喜幸宋朝諸賢不接人而迎致管氏恐後發輝其道德文章司馬公尤崇奉之著黃袍不以爲僭盖錄其同撰資治功在萬世也然其舊習猶存蘇内翰所譏肥皮饅頭者稱吴說朱晦翁所親棗心揉者稱藻皆非所生也末流乃系工匠之世其賤尤甚唯在叔靜家慕孔明而系諸葛世稱諸葛所生爲貴大爲蘇子嘆賞管氏居常喜動動必促壽靜可少延而久則病生蘇氏學李建中方用水銀一錢沸湯調糊令管氏服之有神

效管氏族來東方又子孫盛衰隨世不同好尚亦異
有屬猪之後備蒙古長公主膳夫負鼎俎到高麗其
耳孫亥生者身長如杠高步大言不適時用世無與
者唯與神童朴訥遊善蹤迹奇詭此外唯四族最蕃
皆冒管爲姓貂冠族貴羔裘族賤卯君族在貴賤間
其種易短折人不尚雖自謂神明後正如鐵爐步也
君羔兩族稍壽於卯而勁健可人意世多任使以其
黃中央土之色故國中總稱管子而不名然不詳其
所自出或起鷄林志所著黃豪者爲葭蘆城主後仕
高麗宋錢穆父使回挈與俱黃太史見而愛之嫌虜

姓之同已以爲猩猩族而詠之初不知非姓黃且高
麗實究猩猩族穆父所獲即今黃冠芪也或曰黃冠
之先名犺善緣木如木客或名䶊者赤黃衣䶊與猩
聲相近而誤云未知是否又有一短漢年甲子美領
冉于思可用而狡黠主穿窬多竊人倉粟以贓論廢
大抵管氏性貪墨述古黃冠族自著道服外慕清淨
其父名尾生輕躁無行世號黃狂子累以勳封竹山
君卒奉常議因人成事曰襄貪以敗官曰墨遂謚襄
墨公述古慧欲援某家例陳雪見某家子不得請止
自以奴虜之種累世貴顯負氣多爲嘲詆譏刺之言

書之簡牘恐一朝焚坑之禍復起遂不仕索淸貧之
士與遊處我一室久未試水銀方懼其疾作携到書
堂述古少年鋒尙銳而性恬靜蹙動作每免冠請而
吾不許既任事不邁跡然此子屢空不如是餒無以
自資雖善聚斂終不自私輒周其友楮生無餘然其
一身被汚已演吾知管氏貧不以爲貪也述古後見
文忠公改謚嘆曰善惡因人好惡可改則百世不改
者空言也悔不訢襄墨焉初見其兄弟有有心者有
無心者吾擇其无心者取焉以其心無二適號無心
子而弄之郎述古也爲人沉默然遇知己開懷其鋒

不可當述古平生病肺喜飲水沐浴漫戲如泗皃低頭倒池出沒不休及為文章滔滔不渴值天寒飲水多而腹脹吾懼凍死遂戾乾爐則寒熱交益不可為流汗外地遂不起從者舉以沐則頭童無可櫛因其感古憂世動形語言而髮鬢早彫也悲夫遂加竹皮冠歛以紙衾從素志也嗚呼生而我後不遺餘力每掉頭世務而不能舍我來去因疾又不盡年吾安得不悲哉人生上壽百年猶以為短此族上壽者僅享一年而述古纔半年造物者獨何薄耶如述古慧者世不多得吾嘗吟諷而未吐者先意奉承如照肝膽

必欲宣揚吾悍花而後止今亦已矣其族頗盛遍一國
各管其主不相能兄弟五人皆不睦宗異往来多俗
流世號四友如楮知白易玄光若不相知知白尤負恩
石虛中殊頑然不動念述古不娶無子屍在床不救吾
益悲之誄於同鄕姜木溪取朱文忠陶貞節白醒先生
故事私謚曰文悼處士出俸錢買棺歸厚署瘞于讀
書堂北原無槨墓而不墳合上古也管族蕃恐後世
不知譜系且述古平日爲予恨智永塚而無誌韓愈
傳而不銘故既誌又銘燒磚以紀而并瘞之以慰冥
冥銘曰年癸丑月建子龍山岡堂後址一抔土兮管

述占奠于是

書案銘

空其腹物可畜素爲幹擈末散此物有四隅可反以三隅相對兀坐者我工夫

丌而閣經也史也賢禁與聖功也憑而夢羲皇也周公也木其質不文予欲爾同也靜其用無方朝夕對此翁也

書架銘

此木強者近仁歟任重而致遠吾於爾獨不知

琴架銘

琴者禁吾心也架以尊非為音也

短檠銘

檠一點釭對我影雙托膏而燄膏盡則晻賴學則明失學則盲照我塵編伴我不眠墻角之棄非吾志也

內賜水精盞銘

盞初無盤倩工造銅質鍍黃金銘盤面四周任熙載八分字凸盤心書內賜讀書堂五字凹姜士浩篆銘曰清不涅虛能受德其物思勿負

五絃琴銘

村之美匠之良被以縓登我堂撫南薰有遺響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五

拾遺

問自古帝王之興也或以一旅之衆能取天下以成大業其子孫反不能守至於衰微不振者開創之與收復其勢異歟夏之小康周之宣王漢之光武唐之肅宗皆能中興於已失之後恢復舊物其道何由平王東遷不能復西昭烈嗣漢不能就緒晉元宋高之南渡元順帝之北徙皆不能復中原何歟將天下之勢離合有數不能容人力歟抑收復之道未盡其宜歟小康宣王光武肅宗之所與共恢復者誰也平王昭烈晉元宋高元順之所與

共事者誰也其各悉著于篇
對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漩潭大統之
後必有中衰中衰之餘必有中興今執事先生發策
承學舉古之帝王能中興不能中興者以爲問愚雖
淺學寡聞嘗讀史而知其說詳執事之問究明問之
旨請因明問所及三字之意而推明焉三字之目曰
勢也數也道也而道其綱也道旣得則勢與數有不
足言矣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者數也而其治也
必有明君良相以相濟其亂也必有暗主庸臣以胥
溺治則合亂則離一離一合之間各有一時之勢而

道未嘗亡也人自不由耳執事所謂開創與恢復以勢言之必有異也而委之於數又非君子之論也所謂收復即所謂中興也而執事所道其道何由有不容人力者又不容不辨焉其道也必有其道不可謂不容人力者也而不盡力於其道也其道即中興之道也夏后以授禪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劉季以亭長晉武以篡奪唐神堯以一旅宋太祖以點檢元世祖以韃靼此等君執事所謂開創而愚所謂大統者也周之宣王平王俱以傾覆之餘漢之光武昭烈俱以帝室之胄晉元以宗室疎屬唐肅以國之元子

宋高宗以宗室之親王此等君執事所謂收復而愚
亦所謂中興者也而所謂開創也收復也所秉之勢
舉此而亦見其異領中興之中能盡中興之實不能
盡中興之實則亦有以異焉所謂中興之實乃所以
中興之道也而或盡或不盡者由其君德之優劣在
乎盡力與否而宜不宜不暇論也而幸不幸存焉固
不可謂無其數也至於元順帝繼統之庸君戎醜之
末主又不足齒論於中興之列也執事既命諸生以
悉心以對愚也請得而悉之然操數寸之管書盈尺
之紙一介書生拈出千古帝王之事於寸晷之下其

勢未暇悉也而亦不可不致其悉也然則所謂中興之道者乃何不過修己任人而已噫修己任人治天下者之達道也開創收復之君舍是俱无以成功而當群雄角逐之時瞻烏爰止之日以匹夫拔起而開創者其必有是道而中興之君非有勇智剛克與創業之君同道者則必柔懦怮弱不能自强者也然則修己任人之道在中興之君尤所當勉也其能中興者能盡此道也不能中興者不能盡此道也當夏統中衰之際羿浞竊命之時夏氏不血食者四十餘年則夏之天下久已失矣小康能以一成之地能復大

禹之績撥亂反正而終於不失則不能修已而能若是乎既有臣靡爲之前焉又有臣艾爲之後焉小康不可謂不任人矣周至於厲王暴虐無道監謗失民自至奔亡當是時也猶賴文武之餘澤雖未至於失天下共和之事亦殆矣宣王立而能致王化之復行觀雲漢之側身修德則宣王固已修已也而又有方叔召虎仲山甫尹吉甫之賢以敷政於內外則宣王之任人可知矣漢鼎僭移於新莽而劉氏之天下又失於羣盜而光武復之泛愛容衆而謹厚見於鄉人之言語才明勇略而大度著於史氏之稱述觀其危

而不止殆而不沮以克復舊物爲心者則光武之所修可知而寇鄧賈蔡之効力雲臺廾八將之圖形皆所與共事於草昧之中則其任人從可知矣唐玄宗驕寵祿兒以致滔天之禍漁陽之鼓一動而兩京之地失守六龍播遷於蜀都九廟成灰於兵燹當是時也唐之不失天下如一髮引千鈞耳肅宗能收兵靈武反旆而東復兩京而還上皇可謂中興矣又有郭汾陽李臨淮之將而用之可謂任人矣然不思經遠之謨專爲姑息之計終失河南而不能復祖宗之舊疆徼升古塞未能免騷人之刺於當時太子叛父不

能逃史氏之譏於千載是則於修己之道猶未盡也
若夫平王逼於犬戎徙居東都不能自强忘親釋怨
黍離徒傷於豊鎬之間蒲楚貽譏於申許之戍其身
之不能修敢望中興乎鄭武公晉文侯雖能捍王于
艱而終無撥亂之才其所與共事者如宰咺尹氏武
氏仍叔之子則平王之任人可知矣其不能回東轍
而復西轅者有由矣昭烈以中山靖王之後當漢統
再絶之際抱蓋世之才討擅命之奸顛沛之際不忘
德義覊旅之中志存匡復昭烈可謂修己矣屈體英
雄要結同志得孔明王佐之才以爲之相得關張百

將之才以委之事昭烈之任人可謂至矣昭烈之中興可謂盡矣然而終不能就緒者豈非昭烈早殞而孔明隨逝之故也晉氏失馭之後五馬渡江而南羣胡流毒於北其君苟且偷安而无明斷之才其臣風鳽瀫昂而無適用之實修己任人之道蔑蔑乎无聞也撫江都之勝兼吳會之饒終不能進一步而復中原咫尺之地則晉元之於中興可謂盡其道乎祖士稚之擊楫陶將軍之運甓盖庶幾矣而又不能盡任用之道何哉所與共事者王謝清虛之徒則晉元南渡之轍不復北者有由矣趙宋不競完金侵陵狩二

帝於沙漠播康王於海隅是雖戎狄憑陵之極而亦
由高宗庸劣之甚也逼戎狄忘仇讎同於平王安一
隅無明斷同於元帝背君父即大位同於肅宗有宗
澤岳飛之忠而不能用其策有李綱趙鼎之賢而不
能行其計當時之蔚然而出者士皆王佐之才將皆
百夫之特高宗皆不能盡其任而所與共事者迷國
之奸誤國之賊始誤於潛善伯彥終誤於秦檜張俊
非特不能建中興之功以復中原而終至奉貢稱臣
於虜庭高宗之行所可道也言之長也其修己任人
之道斷不足置於齒牙矣胡元以戎狄得正朔亦萬

古宇宙之一大不幸也使三五冠帶之民爲被髮左衽之氓使中原禮義之地爲穹廬腥膻之鄉天厭穢德久矣人思真主尚矣順帝又以荒淫亂德將之大明時昇陰邪日廢龍虎飛騰狐狸屏迹當我　太祖取殘之日順帝之脫身北走亦幸矣尚何望紀已亡之緒取已殘之燼與高皇帝爭中原天下爲舊物哉是則亡虜之餘孽不得與中興之帝王并數也然則順帝修己之道不復問其有無而所任之人愚不暇據數也執事必欲問其所與共事者則伯顏哈麻其人也夫中興者所以迓續天命於既絕之後收合人

心於既散之際如木之顛而孼如水之涸而流伸久
欝之天地開既晦之日月紀綱法度粲然復修禮樂
文物秩然復舉然後為中興之盛也自夏及元之中
果皆能盡此道乎噫不有中衰者又安有中興者共
泝而上之則夏之天下承唐虞之大統而中衰於太
康復興於少康周之天下文武統之而夷厲衰之宣
王興之而幽王復衰之平王復不興焉漢之天下高
祖統之而哀平衰之光武興之而桓靈復衰之昭烈
欲興而竟不能焉晉之天下大統於武帝中衰於懷
愍而僅興於元帝唐之天下大統於太宗中衰於明

皇而肅宗與焉宗之天下大統於太祖太宗而中衰
於徽欽高宗中興而大有所憾焉是其一興一衰而
其間分裂割據一離一合之不可常者是皆數耶勢
耶檿弧箕服之謠有驗於周室赤伏符讖之說始行
於漢室郭璞百二離合之說鮑知遠禎明莊猴之術
陳希夷臨安汴梁之數不差於江左終符於天寶正
合於靖康之後則斯固不可知者數也而國君造命
則不可以不容人力者也以勢而言之爭天下與收
天下之難易先民已論之而夏之少康漢之光武昭
烈同一勢也而或異於爭天下之勢周之宣王平王

晉之元帝唐之肅宗宋之高宗同一勢也而或有能有不能焉愚故不委之數而委之勢不委之勢而委之道所謂道者卽修己任人之道也少康宣王光武能此道者也昭烈能此道而不幸者也肅宗不能此道而幸者也周平晉元宋高非其勢不能此道而自不盡力者也順帝雖欲盡此道而勢不能者也夏少康周宣王漢光武之能中興愚當曰勇智剛克而昭烈愚當曰繼光武而數矣周平王晉元帝宋高宗之不能中興愚當曰柔懦㤼弱唐肅宗則列數於宋高宗矣此君子不以成敗論人事之意而元順帝亦不敢

多辨者此春秋略戎狄之意執事亦加察焉嗚呼修
已者中興之實而任人者中興之道之用也不能修
已者固不能任人而一已之不修人亦不為之任焉
豈特中興之君哉後之人君見昭烈之不幸肅宗之
幸而疑於數見平王元帝高宗順帝之不能而疑於
勢而不知少康宣王光武之能盡其道則大不可也
故愚從而反復焉不以不幸者自怠而以盡其道者
自勉思創業之不易念中興之亦難善其持守自不
至於中衰則又誰從而中興哉言貴關時策貴切務
古有問牧馬而治國執事轉而聞之上則亦考古治

今之一助也謹對

續頭流錄

士生而匏瓜一方命也旣不能遍觀天下以畜其有則域中之山川皆所當探討者惟其人事之喜違也常有志而未副願者什居八九余初求爲晋學官意則便養也而勾漏作令葛稚川之心又未嘗不在於丹砂焉頭流在晋之境旣到晋則日理兩屐頭流之烟霞猿鶴皆余之丹砂也二載皐比徒重腹便之譏則引疾于鄕以遂尙佯之志而足迹未嘗一及于頭流豈非素志之未副者也然頭流不敢忘懷也每與曹太虛先生共卜一遊而太虛簪纓有累余沮於道

途之往來未幾太虛丁內艱而去天嶺矣天嶺上舍鄭伯勗余之神交也今年春歌鹿鳴於道州適過吾門約觀頭流無何金相國殷卿出按嶺南屢以手柬期而未赴四月十一日己亥追其行上謁於天嶺問天嶺之人則伯勗賦二烏於京師而還其廬已五日矣遂得相遻雅喜其宿願之不悖金相國將挽予以自隨余辭以山行有約相國强之而不能奪也則資行以送仍恨簿書爲累羸瘵已甚未得從之遊介介不已新天嶺李先生箴乃余杏壇執經者也資我亦厚天嶺人林貞叔亦從以備三人之行十四日壬寅

遂自天嶺南郭門而出西行可一十里渡一溪水抵一逆旅名曰蹄閼自蹄閼西南行上下岡隴可十里兩山對峙一泉中注漸入佳境矣行數里陟一岾從者曰當下馬拜予問所拜荅曰天王余不省天王是何物策馬而過是日雨下如注嵐霧渾山從者皆簑笠泥滑路澁相失在後信馬到登龜寺山形穹窿如龜以寺登其背而名也古砌絶峻砌隙有幽竇潤水自北而注其中滮滮然其上有東西二刹一行皆寓於東刹汏還從者雨勢竟夜終朝殊未已遂留寺宇各就午寢僧忽報雨霽頭流呈露吾三人驚起刮睡

眼視之則蒼然三峯偃蹇當户白雲橫斜翠黛隱映
而已少選又兩子戲曰造物其亦有心者歟潛形山
岳似有所猜伯昜曰安知山靈久闕騷客為計耶是
夜復晴皓月流光蒼顏全露稜稜壑谷若有仙人羽
客來舞翩翩也伯昜曰人心夜氣於此都無査滓矣
余之小蒼頭頗調觱篥令吹之亦足以傳空山之響
三人相對夜分方寢遲明吾與伯昜着芒屩策扶老
步下登龜一里許有瀑布可觀行十里許穿一孤村
村多柹樹崎嶇經邱緣山腰右轉而西北行巖下有
泉掬而飲之仍盥手出一步到金臺菴一僧出汲子

與伯勗率爾而入庭中有牧丹數本半謝花甚紅百結衲子廿餘方荷袈裟梵唄相逐回旋甚疾予問之云精進道場也伯勗頗解之曰其法精而無雜進而不退晝夜不息以爲作佛之功稍有昏惰其徒中捷者一人以木長板拍而警之使不得惱睡子曰爲佛亦勞矣學者於作聖之功做得如此則豈无所就乎菴有六環錫杖甚古物也日亭午由舊路而返下瞰石澗暴漲如湖遙指上無住君子寺欲往而不可渡矣山路將下甚側足不停地遂以杖拄前滑澾而下鞍馬已候於山下騎行纔移一步吾所乘獨蹇一足

如下春然顧謂伯勗曰蹇驢風味詩家固不免矣沿澗北崖東行至龍遊潭潭南北幽窅奇絶塵凡如隔千里貞叔先待於潭石上具饌以待點罷遂行時適新晴水襄兩崖潭之奇狀不可得而窺矣貞叔云此佔畢公爲郡時禱雨齋宿處也潭石鱗鱗如田之畇畇多宛延之迹又有石如瓮如釜曷類者不可勝紀民以爲龍之器皿也殊不知山澗湍急水石流轉相磨之久而至於成形甚矣細民之不料事而好誕說也由潭而東路極險阨下臨千尺竦然如墜人馬脅息而過者幾三十里隔岸望頭流之東麓蒼藤古木

之間指點先涅古涅等方丈不知其幾也一葦如隔弱水雖欲跋一步以登而不可得矣路漸低而山漸夷水漸安流有山自北而斗起爲三峯其下居民僅十數屋名曰炭村前臨大川伯勗曰此可居也予曰文筆峯前尤可卜也前行五六里篁竹林中有古寺曰嚴川土壤平廣可以廬其居也由寺而東一里寺壁千尋人鑿斜逕於壁間而行一里許踰一小峴北行出貞叔田園之下貞叔邀請不已日已暮又恐雨益甚水益張辭曰王子猷到門而返不見安道況今與貞叔共數日之遊不亦更入門矣貞叔謝以足疾

未得卒陪杖屨云與之別曛黑投沙斤驛兩股疼痛
更不可步翌日盡還天嶺來隨人騎馬行一里許並
大川而南皆嚴川之下流西望蒼山纍纍然抑抑然
皆頭流之支峯也午投山陰縣登換鵝亭覽題記北
臨清江有逝者悠悠之懷少欹枕而覺噫擇而處仁
里知也棲而避惡未明也縣號爲山陰而亭扁以換
鵝其有慕於會稽之山水者乎吾輩安得於此永繼
東晉之風流乎由山陰而南及丹城所歷溪山清秀
明麗皆頭流之緒餘也新安驛十里舟渡津而步投
館丹城予嗅丹邱城而仙之丹之守崔慶甫資送加

亭子花砂上有烏竹百竿擇其可柱者根斬二竿分與伯勗自丹城西行十五里歷盡阻折得寛原一清泠注其原之西緣崖而北三四里有谷口入口有削巖面刻廣濟嵒門四字字畫硬古世傳崔孤雲手迹也行五里許見其竹籬茅屋烟火桑柘渡一溪進一里柹樹環匝而山之木皆栗也有藏經板閣巋然繚以周垣垣之西上百歩樹林間有寺扁曰智異山斷俗寺有碑立門前乃高麗平章李之茂所撰大鑑師銘完顔大定年間建也入門有古佛殿舊斲甚樸壁畫二冕旒居僧云新羅臣柳純者辭祿舍身剏此寺因

名斷俗圖其主之像有板記在焉予畢之不省循廊而轉行長屋下進五十步有樓制甚傑古樑柱撓腐猶可登眺憑檻臨前庭有梅數條相傳政堂梅乃姜文景公之祖通亭公少讀書於此手植一梅後登第官至政堂文學遂得名其子孫世封植之云出北門纔過一澗榛荒間有碑乃新羅兵部令金獻貞所撰僧神行銘李唐元和八年建也石理麁惡其高不及大鑑碑數尺文字不可讀北垣之內有精舍住持所燕居也繞舍多山茶樹舍之東有弊宇世傳致遠堂堂之下有新構一架極高其下可建五丈旗寺僧以

此欲安織成千佛之像也寺屋之廢而僧不居處者多數百架東廊有石佛五百軀逐軀各異其形怪不可狀遂就住持之舍披寺之故有白楮紙連三幅搗錬精勁如今之咨文紙其一署國王王楷卽仁宗諱也其二署高麗國王王晛卽毅宗諱也乃正至起居於大鑑師狀也其三書大德而一書皇統大德則蒙古成宗之年也考其時不合不可詳皇統則金太宗年也仁毅父子旣禀夷狄之正朔又致勤於禪佛如是而仁宗困於李資謙毅宗未免巨濟之厄佞佛之無益於人國家如此夫又有蠹餘靑綾書字體類方

軍勢如驚鴻不可得以附翼奇矣哉有黃綃書者紫
羅書者其字畫下於青綾書而皆斷簡其文亦不可
詳矣又有六部合署朱勅一通如今之告身而亦逸
其半然亦好古者之所欲觀也伯勗足繭憚於登陟
遂留一日有釋該上人者可語薄暮晉牧慶公太素
遣兩伶各執其業以娛山行又遣貢生金仲敦以奉
筆硯黎明細雨絲絲蓑笠以行伶執笙笛先路而釋
該爲鄉導出洞回望則水拖山園宅幽而勢阻真隱
者之所盤旋也惜其爲緇流之塲而不與高士爲地
也西行十里涉一巨川乃薩川之下流也由川而南

斜轉而西約行二十里皆頭流之麓也野濶山低清川白石皆可樂也折而東向行澗谷間水清石齗齗然又折而北行九涉一澗又東折而行渡一板橋樹木蓊欝仰不見天路漸高行六七里有二鴨脚樹對立大百圍高叅天入門有古碣石額曰五臺山水陸精社記讀之殊覺好文卒業則乃高麗權學士適趙宋紹興年中撰也寺有樓觀甚偉間架甚多幡幢交羅有古佛僧言高麗仁宗所鑄仁宗所御鐵如意亦在云日暮雨濕遂止宿詰朝寺僧以芒鞋爲贈出洞而北右山左水道甚懸危行樹陰中十里許洞口稍

開豁有膴原可以耕而食又十里有居民採木爲業
鍛鐵爲生予曰花開爲春葉落爲秋有是夫從僧曰
地僻而里正無忌憚民苦於賦煩役重久矣出五里
抵默契寺寺在頭流最名勝剎而及寓目殊不愜前
聞但寺宇明媚以間金奇錦青紅雜製以爲佛袈裟
居僧廿餘默言精進如金臺而已少憩舍焉扶筇披
苦竹林迷失道問關抵坐方寺居僧只三四寺前栗
樹皆爲斧斤斫倒問僧胡然僧曰民有欲田之者禁
亦不能予嘆曰太山長谷耕墾亦及國家民旣庶矣
當思所以富而教之也少坐呼笙笛吹破湮鬱有鵯

衣一衲班舞於庭蹲蹲然其氣像可掬遂與之俱登前峴有木橫道坐其上前後臨大壑晚色蒼然笙聲和笛寥亮清澈山鳴谷應神魂覺爽矣興盡乃下坐溪邊盤石濯足是日猶陰遂宿東上元寺夜半夢覺星月皎潔杜宇亂啼魂清無寐吾庶兄金亨從喜報曰明日天王峯可快意登覽也早戒行李遲明偪僂着綦致其堅固行林薄中路甚梗樧翳沒身其下皆苦竹筍芽出地而茁亂蹤而行蛇虺當道木之自仆者相錯於前皆楩楠豫章之材也或傴僂出其下或蹩躠行其上仍思其不遇於匠石不見備於棟樑之

用而枯死空山爲造物可惜然亦終其天年者幾乎
健步先待於一澗石伯昂力𢤱腰繫一索使一僧挽
而前予迎謂曰僧從何處拘罪人來伯昂笑曰不過
山靈拿適客耳盖伯昂曾遊此山故戲荅云耳到此
渴甚從者皆掬水和糜飲之更無蹊逕只千丈巖溜
聚成一澗從山上而注如銀潢自天倒瀉澗中巨石
纍纍相疊爲梁苔痕滑潤履之易跲重行徃來者累
小石其上以識其路樹陰參天光景不漏如此泝澗
五步一息十步一息矻矻用力澗盡稍北復披苔竹
中山皆石也攀緣磴葛轉轉以上喘喘十餘里陟一

儻覓躑躅花爛開喜其別造化折簪一花分命從者
皆簪而行遇一巘崿號世尊巖巖極峻嶒有梯可上
上而望天王峯可數十里喜謂從者努力更進一步
自此路稍低行五里許到法界寺只留一僧木葉畓
田繞長山花艶艶方開即候暮春也少憩即上有石
如船或如門由之以行盤回曲折嵌硿磣研椚石角
攬木根繞及峯頭而大霧四塞咫尺不辨昏積僧將
錡子來得一寬地面巖溜淙淙滴成泉水不敢更上
即命淅米而炊滿山更無他材有木如杉檜僧云桃
木也薪而爨失飯味試之果然古人知勞薪之所炊

者因可推也人傳頭流多柿栗海松秋風實落塡滿蹊谷居僧取而充飢者妄也他草木尚不遂其生況於果實乎每歲官督海松民常轉貿於産郷以充貢云凡事耳聞不如眼見者類此薄暮上峯頂頂上有石壘僅容一間板屋屋下有石婦人像所謂天王也紙錢亂掛屋樑有嵩善金宗直季昷高陽俞好仁克己夏山曺偉大虛成化壬辰中秋日同登若干字歷觀曾遊人姓名多當世之傑也遂宿祠宇襲重綿加煖衾以自温從者燎火祠前以御寒夜半天地開霽大野洪厖白雲宿於山谷如滄海潮上多少浦口白

浪驅雪而山之露者如島嶼點點然也倚壘俯仰㦜
然神心俱凜身在鴻蒙太初之上而襟懷與天地同
流矣翌朝黎明觀日出暘谷晴空磨銅徘徊四望萬
里極目大地羣山皆爲蟻封蚯垤攜鶩則可會當泰
南山之作而心眼則直符宣尼東山之登豪多少興
懷下瞰塵寰感慨系之矣山之東南古新羅之區也
山之西北古百濟之地也紛紛蚊蚋起滅於甕盎縱
頭屈指幾多豪傑埋骨於此哉吾輩今日登覽無恙
者亦豈非 上之賜也茫茫靄靄太平烟火中又念有
悲歡直憂喜吹萬不齊者遂語伯勛曰安得與君邀遲

佺之輩凌鴻鵠之飛身遊八紘之外眼窮一元之數以觀夫氣盡之時耶伯勗笑曰不可得矣仍命僕夫具二簋洞酌將報事於祠下其文曰昔先王制上下之分五岳四瀆唯天子得以祭之諸侯只祭封內之山川公卿大夫各有所當祀也降及後世名山大川至於祠廟凡文人行子之出其下者必以行具而奠有告焉有祈焉者皆是也維頭流遡在海邦磅礴數百里作鎮湖嶺二南之界環其下數十州必有巨靈高神興雲雨儲精英以福于民無窮已也某與進士鄭汝昌守道爽邪平生不讀非聖之書行過淫祀必

衊之毁之而後止也今年夏作意遊山行及兹山之
麓霪雨冥濛懼不克縱觀兹山之異也昨者雲陰解
駮日月光霽精心默禱衡山之靈未必不厚於韓愈
氏也問諸居民以神爲摩耶夫人者誣而佔畢金公
吾東方之博通宏儒徵諸李承休之帝王韻記以神
爲麗祖之妣威肅王后者信也提甲烈祖以一三韓
免東人於紛爭之苦立祠巨岳而永享于民順也吾
年弱冠失所怙老母在堂西山之暉漸迫愛日之懇
未嘗弛於跬步之頃也周文九齡郭琮祈年書籍有
驗敢爲山行告焉而敢爲老母祈焉白飯一盂明水

一爵貴其潔且敬也尚饗文旣成且酹伯勗曰世方
以爲摩耶夫人而子明其威肅王后恐未免世人之
疑不如已之余曰且除威肅摩耶而山靈可酹伯勗
曰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乎且國家行香不於山靈而
每於聖母或迦葉子將柰何余曰然則頭流之靈不
享矣棄山顛而瀆淫祀是則秩宗者之過也遂止乎
日但仰見雲氣之麗于天不知其爲半空物也到此
則眼底平鋪而已平鋪處必晝陰也日晡時嵐氣四
合遂下由石門投香積寺寺僧相賀云老物住此久
今年多少僧俗欲觀上峯者輒爲風雨雲陰所蔽无

一見得頭流之全體昨晚陰雨有微措大一登便光霽是亦異也余領之寺前有巖手絶名金剛臺登眺則眼前奇峯無數白雲帶之自法界至上峯至香積皆轉繞層崖而行崖面皆石草山皆疊石落葉踩於石眼而草木之根因着而生枝條短折皆東南靡拳曲蒙茸不能舒展枝葉上峯尤甚杜鵑花始開一花兩花而未坼之蘂滿枝正是二月初也僧云山上花葉五月始盛六月始彫余問伯勗峯高近天宜先得陽氣而反後何也伯勗曰大地距天八萬里而吾行數日而到上峯峯之高距地不滿百里則其距天

不知其幾也不可言先陽特孤高先受風耳余曰凡
物之生其忌高哉肰高不免風雨之萃畢且遭斧斤
之厄將何擇而可乎香積傍有大木數百章積焉問
僧何為僧曰老子行乞於湖南諸州漕致蟠萍寸寸
而輸欲新此寺已六年矣余曰吾儒之於學宮其亦
矣釋氏之教覃自西域愚夫愚婦奉之軼於文宣王
民之眈邪不如信正之篤矣寺可以毘海予謂僧曰
天壤之間水多而土小吾青邱山多於地而國家生
齒日煩无所容汝善慈悲盍為衆生根尋頭流之所
從來自長白山平鋤以填南海作原隰萬里以奠民

居爲福田不猶愈於精衛乎僧曰不敢當余又曰高岸爲谷滄海爲桑田雲山石室修鍊金丹舍爾涅槃之道學彼長生之術待頭流爲谷南海爲桑田然後共保耆壽何如僧曰願結因緣遂拍手大噱十四日壬子宿靈神前有唱佛臺後有坐高臺突起千仞登而目可及遠東有靈溪注於剖竹之中西有玉清水僧云鷹所飲也北有石迦葉像堂中有盡迦葉圖替匪懈堂三絶也烟媒兩淋惜其奇寶之見棄於空山欲取之伯勗曰私於一家曷若公於名山以備具眼者之遊賞也遂不取百姓施財邀福於迦葉與天王

等夜宿法堂昏霧顛風敲户排窓氣襲人甚惡不可
得而久留也五日癸丑並山脊而西脊以北咸陽之
地也而以南晉陽之地也一帶樵徑中分咸晉彷徨
睥望久之復行樹陰中然皆土山有路可尋捕鷹者
多成蹊徑不如上元法界路之甚也自山頂猝下午
投義神寺寺在平地寺壁有金彥辛金楣題名居僧
三十餘亦精進竹林柹園種菜爲食始覺人間世矣
然回首青山已抱辭烟霞謝猿鶴之懷矣寮主法海
可僧也少憩遂行厭於登高乃沿澗水踏白石而下
洞府清邃可樂或拄杖觀遊魚及到神興寺寺前澄

潭盤石可以永久寺臨澗而搆最勝於諸刹遊人足以忘歸矣昏投寺中云此作法道場鍾鼓喧聒人物鬧擾茫然若有所失是日約行四十餘里山路險陀寺僧皆以爲健步健步云奈平日見郵童走卒行及奔馬自以爲事之甚難此山行初若重步爲日多而兩脚漸覺軒舉始知凡事在乎習成耳予每拄雙筇而行二十六日甲寅始舍筇騎馬有雲中與了長老二僧相送出洞至一略約了長老云近世有退隱師者住神興一日語其徒曰有客至當凈掃除以俟俄而有一人騎白駒結藤蘿爲鞅繼疾行而來履獨木

如平地衆皆駭之至寺迎入一室清夜共話不可聽
記明朝辭去有姜家蒼頭者學書於寺疑其異客執
鞚以奉之其人以鞭揮去袖落一卷文字蒼頭急取
之其人曰誤被塵隷攬取珍重慎藏勿以示世言訖
急行復由略約而逝姜蒼頭者今白頭猶居晉陽之
境人有知者求觀不與蓋其人崔孤雲不死在青鶴
洞云其說雖無稽而亦可記也余與伯勗試渡其橋
纔進數步而惝恍欲墮返而厲揭於澗之下流以渡
行出谷口山多篔簹水橫洞下渌漸見村落西山之
麓有古壘云古花開也行五里亂澗水水石齒齒東

行一里雙溪合流兩石對立刻雙磎石門四字視廣濟邑門字加大如斗而字體不相類如兒童習字者之爲由石門一里有龜龍古碑篆其額曰雙磎寺故眞鑑禪師碑九字傍書前西國都巡官承務郎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臣崔致遠奉教撰乃光啓三年建光啓唐僖宗年也甲子至今六百餘年亦古矣人物存亾大運興廢相尋於無窮而此頑然者獨立不朽可發一歎所見碑碣多矣斷俗神行之碑在於元和則先於光啓矣五臺水精之記撰於權適則亦一世之文士也而獨於此興懷不已者豈孫雲手澤

尚存而孤雲所以徜徉山水間者其襟懷有契於百
世之後歟使其生於孤雲之時當執杖屨而從不使
孤雲踽踽與學佛者爲徒使孤雲生於今日亦必居
可爲之地摛華國之文賁飾太平其亦得以奉筆硯
於門下矣摩挲苔蘚多小憾慨系讀其詞偶儷而好
爲禪佛作文何耶豈學於晚唐而未變其習耶將仙
逸隱淪玩世之衰而與時偃昂托於禪佛以自韜晦
耶不可知也碑北數十步有百圍老槐根跨蹊水亦
孤雲手植寺僧燒園誤延槐腹虎倒龍顛之餘幹之
腐而存者丈餘居僧猶覆根上往來呼爲金橋噫植

物亦有生氣則不能如石之壽也寺北有孤雲所登八詠樓遺址居僧義空欲鳩材而起樓云方與義空少坐忽有剝啄聲問之云官捕銀鯽水漲不可施罟當取川椒皮葉毒魚趣寺僧取給僧曰資殺生之物奈何予亦顰蹙久之五臺之民旣不免里正之暴雙磎僧又將供毒魚之物山林亦不安矣翌日乙卯因雨輟行二十八日丙辰緣雙溪之東復扶笻攀石磴側危棧行數里得一洞府稍寬平可耕世以此爲青鶴洞云者也仍思吾輩得以至此則李眉叟何以不能到歟豈眉叟到此而謾不省記歟抑果无青鶴洞

者而世傳相仍歟前行數十步臨絶壑閤過棧道得一庵曰佛日搆在絶壁上前臨無地四山奇峭奕縣无比東西有香爐峯左右相對下有龍湫鶴淵深不可測庵僧云每歲季夏有青身赤頂長脛之禽集香爐峯松樹飛而下飲於湫卽去居僧度度見之是青鶴云也安得羅而致之置一琴爲伴耶庵之東有飛泉濺雪下落千丈入鶴湫此儘佳境自登毗至此前後十六日所歷千巖競秀萬壑爭流可喜可愕者不可一二數而可人意者佛日一庵耳又聞鶴語疑眉叟所見者在此肰壑谷峻絶非憧狖則不可行妻孥

牛犢无所容矣嚴川斷俗皆爲緇場而青鶴洞終不可得奈何伯勗曰松與竹兩美也而不若此君風與月雙清也而不若天心對影之爲奇山與水俱仁智所樂也而不若水哉水哉遲明將與子行出岳陽城而觀瀾於大湖也余曰諾

副司正李公顓墓誌

吾友全義李希醇氏自湖南茹恤荼毒貽書馹孫曰子之於親雖無勳德有一善行思托不朽以示後人通天下至情也然非得奇文刻貞珉不可吾今竭一生力得碣材於忠清道之恩津嘗竪以親墓道知君

憂且病不親毫墨厭恩錫類其母以不貳事辭吾鼻
祖高麗太師三重大匡諱棹有功於合三之日乃全
義諸李之所自出也太師九世孫彥冲及其子光起
俱仕高麗政堂文學世趾其美孫德根贈光祿知門
下省郎卽吾先考之曾大考也光祿生宜扶餘監務
監務生大種珍原縣監縣監娶別將李渫女生先君
於永樂乙未諱頴長於礪山移家金堤隸軍衛爲龍
驤衛副司正素性醇直與物无忤雅好遊樂不治產
業家貧衣服弓馬與朋親共无顧惜心早孤二弟二
妹皆幼撫養成長備貲婚嫁使安家室人服其義亨

年六七三終於成化丁酉其年冬十二月葬于金堤
月山之原先妣仁川蔡氏父生員紹明祖福順監務
怡曾祖三司左尹君慶高祖藝文修撰原玄祖惟吉
憲府議郎外祖朴祥工曹典書生於永樂癸卯終於
弘治丙辰明年十二月甲申祔窆于先塋之左享年七
十四平日事舅姑奉祭祀以誠雖敢水蘋蘩必親熟
而供之不暇婢使孝且慈周鄰里親戚之窮不計有
无少閒父兄授子家書頗能記誦若孝經大小學皆
詳句讀通大義至老不忘子孫開蒙不資外傅生二
男二女女長適尹期仁生一男幼次適奉進忠生一

女二男皆幼男長繼曾娶曹信女生一女幼次則繼
孟娶崔漢碩女繼孟早失所怙惟慈訓是承舉癸卯
生員進士登己酉甲科除侍講院說書遷司諫院正
言以君恩歸榮堂前慈訓眷眷勉以事君之義尚念
短日闕於晨昏連乞高山青陽兩縣便養即今長已
矣往而不可返者年也奈如何駟孫感希醇之同我
泣數行下扶病起而復曰古人葬親之遺體旣埋誌
又竪碣慮異日陵谷變或遇長鑱短鍬劃地而此石
先現則冀仁人之爲掩其意周其事悲吾方以此完
繕邱壟敢辭希醇諸乃銘曰全義之李條柯達揚一

盛一衰天道之常不能盛乎太師政堂不曰衰乎監務龍驤積慶生賢由祖宗仁旣衰而盛不在後人賑業孫弟薛乞爲鄰教敦希醇鄰毋與鄰前棗後棗庶乎无憾九原茲茲百年還暫托一片石永鎭幽闇鄰毋

與鄰之鄰字恐誤書或曰親

安東府使趙侯墓碣銘

弘治癸丑秋馹孫在讀書堂克庵李先生昌臣抵書馹孫曰吾舅趙侯之周文甫氏諸子磨碣乞銘將竪于墓道子爲我銘其書曰趙爲漢陽大姓舅禰恭安公惠在祖宗朝列六卿茂嘉績王父漢平府院君涓

佐獻陵錚勳曾王父仁壁尚桓王女封龍源府院君龍源以上仕高麗着閥閱母貞敬夫人竹溪安氏靖肅公純之女生舅於正統戊申七月庚申幼聰慧及成童齒學習舉業不利以門蔭補仁壽府丞景泰辛未也遷主簿直長乙亥頁 世廟原從轉司憲監察累遷莅新溪長湍延安豐川江華楊驪星暨安東凡一縣一郡三府四州所至以最聞在延安進階通政乃堂上官也由豐川入為僉知中樞兼五衛將由楊牧入 拜刑曹叅議世稱循吏弘治五年壬子正月二十六日卒安東治壽六十五乃𦵏于楊州海村先

塋之下舅娶安邉府使俞信女生三男二女男貴孫部將次欣孫監察次新孫宣傳官部將娶上護軍朴好善女監察娶郡守權念女生二男一女男世楨次鐵楨宣傳娶鎭撫河紹義女生一男元楨皆力學女長適僉知申允甫子承參次適牧使韓千孫子皓承參生一女適司果李世弘舅容貌魁偉氣宇寬厚能事親睦於宗族與朋友信人無貴賤咸得懽心死之日家無甔石之儲人服其德銘無愧云駉孫外家趙出義不辭銘曰世大姓漢陽趙美文甫能逵紹事立辦攺不撓篤親婣信朋僚此可銘爲墓表

題權睡軒關東録後

吾與嚮之游慣矣嚮之肝膽卽吾之肝膽也其中所存者无毫髮之不相照當赤馬年同習時文學明經爲舉子業嚮之年少而氣銳思敏而見透吾常推以爲不及第於其所謂風騷云者亦多讓焉吾常自爲曾子固而戱之其後吾落南鄉嚮之仕于朝未能相磨以文墨者四五年去季秋寄余近體數篇展讀不覺刮目焉今季春余始到京師求嚮之近所吟咏者得關東行録而讀之噫斯録也豈但詩觀乎哉風振秉騷執法而不撓情功陟岵將父而未遑其所寓與

抽思无非慷慨激切多古人埋朱輪望白雲之懷而不少以潮弄煙月爲事嚮之平生忠孝兩段發於性情者於斯錚可掬其但詩觀乎哉世有假使命而行胷臆躋膴仕而忘親養者嚮之視之必不啻狗彘矣嚮之貌不逾中人而心膽直包千古此余之所以予嚮之也若夫詞章特末矣然有道者必有言言之精而有以感發乎人者爲詩則詞章亦非與道背馳者也今嚮之求余斤削惜乎吾無郢斤可以斲嚮之之堊也嚮之取古詩而理會自然手熟心詣則斧鑿成自無其痕矣嚮之勉之濯纓子金季雲題

題三嘉縣觀水樓 四韻

一縷溪村生白煙牛羊下括認爭先高樓罇酒東西客十里桑麻南北阡向之有聲遊子拙杯斟無事使君賢倚欄更待黃昏後觀水仍看月到天

送柳牧上洛

洛江西畔古沙伐劇地東南控上游朝議劇煩歸老手民情恤隱屬賢侯書齋鈴閣絃鳴靜夜犬山村吏睡休太史異時求政最循良立傳冠前頭

與權嚮之登觀水樓

晚泊沙汀集葉舟紛紛去馬與來牛江山萬古只如

此人物一生長自休西日已沉波渺渺東流不盡思
悠悠停舟獨立曛黃久掠水飛回雙白鷗

次

是身天地一虛舟劒氣當年射斗牛覊思向來何
落落宦情從此便休休英雄萬古幾人在煙月空
江引興悠觀水觀山皆可樂鷗來忘我我忘鷗

睡軒

奉和睡軒

付與從天與鼠肝榮華瞥眼等閒看輸心莫道交情
熟失意休言世味酸文字不隨餘子媚林泉終卜此

身安多君骨鯁詞源激宦海文瀾共渺漫

原韻

雕篆從來困肺肝文章小技不須看韓豪李放知

君壯島瘦郊寒愧我酸孤鯽鳴時吟欲斷疎髯撚

處字要安盡蛇着足休嫌拙須把風斤斲堊漫

次睡軒

落日長程畔把杯特勸君危樓天欲襯官渡路橫分

去客沒孤島浮生同片雲江風不解別吹棹動波文

原韻

客裏覊懷惡逢君又送君孤帆和鴈落遠岫點螺

分樓上一盃酒洛東千里雲蒼茫天欲暮吟斷不
成文

送李評事子伯序侑別詞 序文見上

吾同年友云云又有將毋之論故序以告之又賦滿
江紅一闋侑別詞曰畫戟森在眼正宜韋筆求拾江
山風上奚囊裏括萬里從軍天有意幢巾城上春雲
結望白山黑水吊興亡詩幾一盞酒三年別楊柳條
無情綠對晛湖携手西陽易夕白日長安回首杳先
春嶺上流遐矚記舊遊朋伴隔暮雲空相憶

平胡公墓碣銘 補遺

弘治丙辰春嘉平君寢疾不興訃及于清道噫公吾
母黨也宜哭於寢而方在告侍母疾恐驚母心忍痛
而未也尋其兩孤郡守察訪伻來聯訴索撰阡表曰
先君常謂死無德業不宜建碑粗述墓道使子孫展
其處足矣今不敢違謹俱短碣請識其略噫公勳封
宰相也自貶而不碑誠儉矣嗣子能遵遺命猶欲略
撰實歷不求諸京師文苑之近而遠求於鄙孫亦勤
矣噫公真今世篤於睦婣者也昔先君光於外吾伯
仲氏舉於京師布衣同登壬寅甲科無親表左右者
公與夫人禹氏自聞喜及遊衙所費悉令家人措辦

繼子登丙午科亦通家往來常視猶子吾在京師公
已病往問疾於卧內公曰老夫病殆不瘥無報君勤
厚惟戒子孫無忘世好云噫言猶在耳公已亡矣欒
爐噓炯道路脩阻未能棄而奔哭且慰其孫幽明兩
負柰如何姑排閒把筆以荅其孤之望公姓李諱亨
孫字昌伯加平人也考諱多林　贈純忠積德輔祚
功臣正憲大夫兵曹判書王考諱忱嘉靖大夫都評
義事曾王考諱椿桂奉朝賀圖判書妣宋氏知錦州
理之女以永樂戊戌生公於連山莊幼學射既冠屬
內禁衛三以都試一等又登丁卯科守吉州判官政

最加奉政大夫起遷軍器副正丁丑秋採訪咸吉道
句當回啓蒙　世廟嘉賞尋拜折衝將軍歷藍浦沃
溝兩鎭兵馬使咸吉道都鎭撫義州牧使皆有聲績
丁亥夏同朴公仲善領平安甲卒破逆賊李施愛奏
凱爲二等功臣是秋陞嘉善大夫嘉平君全羅道節
度副使兼尹全州明年丁父憂還朝以母老謝事
成廟特補公州以便養後又牧淸州壬子冬　成廟
欲収庶孽之才肇設羽林衛以公爲將尋兼副摠管
以終葬于連山縣西天王洞辰坐之山享壽七十九
歷仕六朝小心謹愼將莅著稱言溫而氣森才鍊而

政敏人不覺其爲武夫內治甚雍多畜侍妾而家無間言娶順安縣令禹元球之女生二男一女長曰珍山郡守鐵根次曰成歡道察訪鐵榮女適社稷令鄭文墩郡守生二男長曰長生登庚戌武科今爲宣傳官次曰長卿乙卯進士察訪生四男長彥長弘長俊長輔署令生一男鍠乙卯進士皇明弘治九年丙辰閏三月日既識其略銘石之端曰兕盤收績太常紀勳既富既壽有子有孫連山之原松檟蔚然四尺其封石以表阡

濯纓先生文集卷之五

[illegible]刷畫[illegible]

濯纓集

地